

### 工地扬尘仍是大气治污薄弱环节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雾霾仍然盘踞在京城上空,截至昨日16时,北京的重污染预警已满100个小时,据悉,直到本周三夜间冷空气造访前,重度污染还将持续。为切实落实北京空气重污染预警方案中的各种治污措施,昨日北京商报记者跟随市环保监察总队监察人员和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前往平谷区抽查停、限产企业和施工工地的减排、治污情况。检查过程中,施工工地未有效控制扬尘的现象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

昨日,北京商报记者来到平谷区较具有标志性的万德福广场施工工地后发现,面积多达48万平方米的工地内的部分区域扬尘弥漫。据市环保监察总队监察人员介绍,在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时,除土石方施工工地外,万德福广场这样正常的工地还是可以进行施工的,但需要采取扬尘控制措施并对其进行堆放的渣土进行覆盖。而当记者刚刚下车后,一位施工工人就在未洒水的情况下清扫起了现场的尘土,扬起了大量沙尘。另外,就在据此不远处,记者还观察到,施工区域内也有部分渣土裸露在工地上,当工人看到记者到来后才忙不迭地将其覆盖起来。

据平谷区城管执法人员介绍,自北京开始重污染黄色预警时,平谷便启动了橙色预警的执法力度,对万德福广场工地派驻了5位执法工作人员,每天在此区域内进行多次巡查,提醒施工方注意扬尘控制不到位的地方,因此在记者来访之前,该工地大多数区域已经基本实施了扬尘抑制措施的全覆盖,但工作人员也表示,如果在北京目前空气污染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该工地仍然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污染行为,将对其给予高额2万元的罚款。

### 社科院:去年腐败案“59岁现象”居多

北京商报讯(记者 熊海鸥)“腐败案件‘59岁’现象”显著,文化程度呈高学历化倾向,被查处的腐败公职人员中司局级占多数……这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昨日联合发布的2014年《法治蓝皮书》指出的问题。

“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法制蓝皮书》对去年中纪委查处的案件进行的分析发现,在2013年被查处的公职人员中,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39岁。其中,51-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从级别上看,被查处的123名腐败公职人员中司局级占多数。省部级(含副职)27人,占22%;厅局级(含副职)人数最多,为70人,占56.9%;县处级(含副职)26人,占21.1%。从文化程度看,被查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从违法腐败公职人员涉嫌的罪名看,涉嫌受贿的公职人员最多,占63.9%。

据悉,过去官员一旦实现“裸退”,一般不会再被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不过这一惯例正在被打破。比如在中纪委公布的案件中,64岁的郭永祥虽然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仅担任省文联主席“虚衔”,但在去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纪委调查。《法制蓝皮书》指出,今后反腐败斗争需要加大对干部任免的监督,力求避免“金钱政治”、“裙带政治”等的危害。

### 春运收官 40天36亿人次迁徙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孙丽朝)为期40天的2014年春运工作昨日正式落下帷幕。从1月16日春运开始到结束,全国总计超过36亿人次实现了“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

根据交通运输部初步统计的数据,春运40天,全国公路发送旅客约32.6亿人次,同比增长6%;民航运送旅客4407万人次,同比增长15.7%;水路运送旅客约4200万人次。全国铁路40天发送旅客约2.66亿人次,比此前预测多运约1000万人次,增长约12%。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高铁参与春运的第五个年头。从2010年春运的2824公里高铁投入运营,到2014年春运的“四纵”高铁干线全部通车,高铁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高铁网络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一票难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 小微文化企业将获发展专项政策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昨日,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3年文化改革发展情况和2014年重点工作。针对我国大量文化企业属于小微企业,存在发展难的问题,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除了已经出台的各项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也都适用于小微企业企业外,今年上半年我国还有望出台专门针对小微文化企业的发展专项政策,目前这个政策文件正在起草和运转过程中。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小微企业来说,目前我国大量小微文化企业正处于生存线边缘,面临的贷款难等各种资金压力更多。曾有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此前,小微文化企业能享受到的税收优惠等都是普惠及所有小微企业的,虽然为它们减轻了一些压力,但针对性略显不足,即使是对于去年营改增试点向文化产业扩容,规定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暂时免征两税,部分企业反应也普遍不如预期积极,认为信号作用大于实际意义。

随着政策的推进,小微文化企业肩上的负担正在被逐步地卸下,业内希望专项政策能够有效支持它们的发展。蔡武也表示,这些措施的推进将优化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扩大小微文化企业规模,提高它的盈利能力,发展后劲,充分发挥小微文化企业在活跃文化市场、激发产业活力、促进文化创新和增加社会就业、丰富文化供给这些方面的积极作用。

### 北京将筹备二机场工程跟踪审计

据新华社电“北京市将加大对经济运行中风险隐患的揭示力度,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对轨道交通、怀柔雁栖湖国际会都建设等重点工程将加大跟踪审计力度,并积极筹备北京市第二机场工程的跟踪审计。”北京市审计局相关负责人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审计工作会议上表示。北京市审计局局长吴素芳说,针对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北京市将继续关注政府性存量债务的潜在风险和化解情况,监督新增债务的举借和使用,及时反映政府财政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和突出问题。吴素芳还表示,2014年将加强对金融行业审计,重点关注银行风险管控、公司治理、信贷投向、金融创新等情况,揭示潜在隐患,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2013年,北京市审计机关共审计862个项目,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15.4亿元;对轨道交通、南水北调、永定河流域治理、城市环境治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生态示范区项目、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185个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审计或跟踪审计,核减投资额36.7亿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晔君)昨日,记者从北京市节能产品超市活动启动会上获悉,2014年度全市节能超

市活动单位由2013年的16家增加至20家,覆盖全市11个区县。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虽然目前网络零售给实体店带来一定冲击,但目前部分节能超市在实体店中表现抢眼,每年销售额以50%的速度快速增长,是未来实体店发展的重要方向。

节能超市即不再售卖非节能产品,所销售的产品都是二级能效以上标准。新增的4家节能超市分别为大中电器通州北苑店、大中电器密东广场店、苏宁电器长阳店、苏宁电器怀柔店。目前,苏宁、国美、大中三大电器销售商运营着12个节能产品专营店,王府井百货集团、首商集团西单商场、翠微百货、城乡贸易中心等本市大型百货公司运营6个节能产品专区。此外,还可以在国美在线、苏宁易购两家网站上购买到节能产品。

市发改委资环处副处长周浩表示,去年全市16家节能超市销售电视机、冰箱、空调等十大类节能产品12.79万台,销售额达4.68亿元。这些节能产品每年可节约能源7767吨标准煤,相当于3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北京苏宁市场运营部运营总监苑金香向记者透露,目前节能超市在所有实体店中表现抢眼,虽然网络零售给实体店带来一定冲击,但目前节能超市在实体店中表现抢眼,以苏宁旗下的4家节能超市为例,每年以50%销售额在快速增长。

北京商报记者获悉,市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北京商报讯(记者 熊海鸥)混合所有制成为目前地方国资国企改革的主角,随着地方版国企改革进入白热化,北京国资改革思路也逐渐清晰。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国资委2014年度工作会议上,市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林抚生表示,要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今年要力争一级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突破,打造一批体制新、机制活、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一般而言,一级企业是北京市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企业,属于集团公司层面。随着北京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由北京市国资委直接出资的企业已由74家减少至43家。在市国资委官网公布的监管企业名单中,包括北汽集团、首钢总公司、首旅集团、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目前部分市属国企中的二级和三

级企业已经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如能在一级企业推进,则使国企股权多元化进入更高的层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崔长林分析认为,一级企业相对容易管理,资本量大。在一级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既可以在实现集团控股的前提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可以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加快国有企业融入现代企业制度中去。

另外,林抚生指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重点推动企业股权多元化。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支持市属国企与中央企业、中关村企业、区县企业加强合作、相互参股,推动一级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

同时,政府擅长的不是规划一个产业,苹果谷歌Facebook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得出来,那就不需要市场了,计划经济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政府不要总想着规划和引领什么产业,而是制定好法律,并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和认同感,只需要告诉企业哪些是禁区,其他的就交给企业去野蛮生长,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

其次,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了权力的自我繁衍和增殖。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要害不是数量的削减,也不是有没有触碰到成色足的审批权,而是如何保证行政审批改革不重复掉入“黄宗羲陷阱”,保证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权力

分。负面清单模式,其实就是让权力的运行清晰起来,当权力被明示以后,权力就没那么容易暗箱操作,就少了很多的模糊和擦边球。这也意味着权力的退却,从市场、社会和个人空间上的退却。